

1988

年8月,经台湾著名作曲家温隆信先生介绍,台南家专音乐科教授、古筝演奏家倪永震先生专程前来北京访问。倪先生热忱地希望结识一下首都音乐界的朋友,于是就由我出面约请了李焕之、彭修文、刘文金和李西安等名家在新侨饭店聚会。席间彼此畅谈海峡两岸在民乐方面的交流活动,话题还涉及到香港、新加坡等地民乐活动的一些情况。彭先生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艺术成就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89年夏,我开始撰写中国指挥家传略并在香港《音响技术》特稿专栏上陆续发表。同年8月26日,我专程去彭修文先生家中采访。彭先生俭朴的生活和他那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令我感叹不已。彭先生不辞辛劳地和我长谈了一上午,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且思路敏捷,记忆力惊人。我有感于彭先生自学成才、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故将写他的专稿题为《大师之路》(载香港《音响技术》1990年9月号)。文章发表后,彭先生在给我的来信中写道:

“祖善:

你好,近日来心脏病频频发作,回信一直拖延至今,实在是对不起,望勿见罪。

文章写得很好,既精炼又详实,我只觉得自己有点愧不敢当。读罢文章,掩卷长思,不禁感触纷至沓来。今日演艺界人多为孔方兄效命,有几个如你这样辛勤认真地从事这样严肃的工作。我又想到当你为人写文章作介绍,又有何人为君著书立传呢?想至此对足下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当然,你的辛劳是有价值的,是有历史意义的。姑且不论你写的这些人在艺术成就上高下如何;然集腋成裘,纂书成册,将为人留下一部珍贵的艺术史料。

最后的乐章：

《揭天鼓吹》

——怀念民乐大师彭修文先生

卞祖善



题头图摄影：刘铮



想至此我又为君欣慰。

……”

1995年5月,我为中央电视台“音乐厅”栏目组策划了一个音乐专题节目:《图画展览会》。在上、下两集中把穆索尔斯基的名曲《图画展览会》以钢琴独奏(原曲)和管弦乐及民乐改编本的三种演出形式介绍给电视观众。我有幸和彭修文大师共同参与了这项颇具创意的电视艺术活动。为此邀请了青年钢琴家程池先生担任独奏;彭先生执棒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他本人的民乐改编本;由我指挥中国广播交响乐团演奏拉威尔的管弦乐改编本。此次合作使我获得了直接从彭大师那里感受、领悟其艺术造诣的宝贵机会。他的指挥胸有成竹、严谨规范,鲜明果断、热情奔放、张弛有致、刚柔相济,一派大师风范。专题一经播出,便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笔者曾以《移花接木争奇斗艳——评〈图画展览会〉的第“83”个版本》为题介绍、分析了彭先生的民乐改编本(载《音乐爱好者》1996年1月号),并且照例把此文寄给彭先生指正,还为此和彭先生通了电话。不久,我又收到彭先生热情洋溢的来信:

“卞指挥:

电话甫放下,就收到阁下的信函与文章,鄙人急不可待地立即拜读。

不说套话,衷心感谢,也十分激动。文章写得好极了,深入、细致、周到;有鼓励也有恰如其分的点评(十分客气的),我为之感动。

忽然想到,如果你是专门乐评家如何呢?那屈才了,把一个难得的指挥埋没了;如果专事指挥不搞评论,那将是历史的失误。

老弟(套用袁方的称呼)你苦了,看来指挥和评论都得做,并且要一直做下去。虽然苦了你,可是甜了大家。

遥望征途远,骏马再着鞭。

再次感谢,并祝

健康、愉快!

问候夫人

修文

九六·三·十四

彭先生给予我莫大的鼓励,使我深感荣幸和欣慰。

1996年岁末,当我在石家庄获悉彭大师不幸病逝的噩耗时,我几乎不相信,也不愿意接受这无可挽回的事实——正当他的艺术事业处于巅峰时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彭先生作为中国当代杰出的民族音乐大师、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队的创始人之一,成就卓越的指挥家、作曲家给中华文化艺术宝库留下了极其重要而丰富的音乐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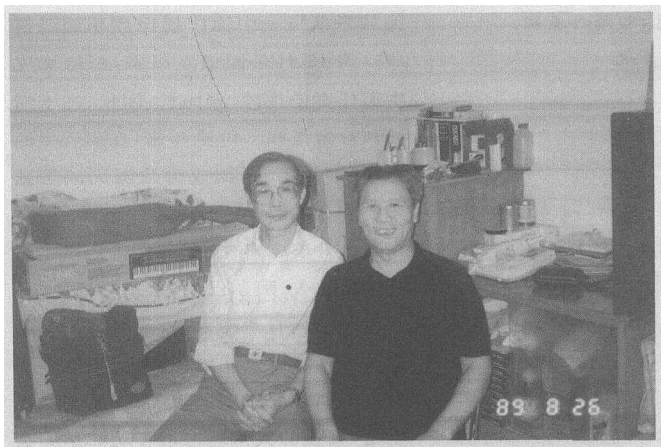
初,彭先生作为一名杰出的民乐演奏家(演奏二胡和琵琶的高手),他和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1957年莫斯科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奏的《春江花月夜》和《关山月》(彭修文编曲)荣获金质奖章。50年代彭先生为开拓二胡演奏的技艺刻苦钻研,用二胡出色地演奏了帕格尼尼的《无穷动》、蒙第的《查尔达什》和萨拉萨蒂的《吉普赛之歌》等小提琴世界名曲。他把小提琴的跳弓演奏技巧创作性地运用到二胡的演奏之中;他以大胆的革新精神,把二胡的里外弦改为金属弦,不仅增强了二胡的音量与音色变化,还加强了乐器的稳定性。彭先生曾在《春江花月夜》一曲中担任琵琶领奏,并且录制过朴东升的二胡独奏曲《在草原上》的唱片。后来由于专门从事指挥和作曲,才不得不完全脱离了演奏。

作为指挥家,彭先生的功绩首先在于他在前人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弓弦、弹拨、吹管和打击乐四个声部组合的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队编制的构想,首创了新中国第一支新型的专业

民族乐队——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自1954年12月乐团成立以来,彭修文先生历任责任指挥、副团长、团长、艺术指导和首席指挥。40余年来,在彭先生的指导、训练下,乐团成为我国民族管弦乐创作、演出高度一体化的艺术团体,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彭先生曾先后率团赴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马耳他、意大利、圣马力诺、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演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盛赞彭先生是“真正的大师!一举一动都是那么深刻准确地将乐队带入他的作品的境地(1987年7月22日新加坡《联合晚报》)。”彭修文先生是我国第一位赢得国际声誉的民乐指挥大师——载1994年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彭先生是促进东方民族管弦乐登上国际乐坛,并力争与西方的交响乐艺术分庭抗礼,推动其历史性进程的主将和开路先锋。彭先生逝世前不久和台湾高雄实验园乐团排练,演出的系列录像以及1988年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由王君壮编导,彭修文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等影像资料已成为再现彭大师指挥风采的珍贵文献资料。

彭修文先生是杰出的作曲家。当我们综观他的创作范畴之后,便会情不自禁地惊叹他那博大精深的艺术造诣。

50年代,彭先生以改编为主,代表作有《采茶灯》(1953)、《将军令》(1954)、《步步高》(1954)、《瑶族舞曲》(1954)、《花好月圆》(1956)、《阿细跳月》(1956)、《大姑娘美》(1957)、《彩云追月》(1958)、《绣红鞋》(1958)、《翻身的日子》(1958)和《紫竹调》(1959)等。他创作的第一部大型作品为《气壮山河》(1958),其后便不断有佳作问世,如广为流传的《月儿高》(1961)、《乡村的晚会》(1962)、《燕山晚秋》(1963)和《心向天安门》(1964)等。“文革”10年禁锢



本文作者(左)与彭修文在彭修文家中合影

时期,彭修文先生改编创作的民乐合奏《丰收锣鼓》(1972)促使一大批从事民乐演奏的艺术工作者恢复了业务,重新获得了艺术生命。改革开放以来,极大地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从而迎来了作曲家创作的高峰期:二胡协奏曲《不屈的苏武》(1979)、交响诗《流水》(1979,荣获1983年全国音乐创作评比一等奖,1992年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灯月交辉》(十番锣鼓,1980)、《灵山梵呗》(1982)、交响诗《怀》(1983)、套曲《四季》(四首,1978~1982)、套曲《十二月》(12首,1984~1989年作,获1993年台湾作曲金鼎奖)、幻想曲《秦·兵马俑》(1984)、音诗《云中鹤》(二胡与乐队,1986)、《民歌五首》(二胡与乐队,1989)和《金陵交响曲》(1990)、《谊之风》(1990)、《谊之风宝岛》(1991)等。

在彭先生的创作生涯中,始终一手面向民族民间的音乐,一手面向西欧古典音乐,以汲取不同的音乐营养,创作风格各异的音乐作品。在面向民间音乐方面,包涵了我国和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除改编了不少我国传统的古曲、江南丝竹、广东音乐、豫剧、京剧音乐、民歌等,还加工整理了前辈们的作品,如冼星海的《中国狂想曲》(1959、1984

两稿)、华彦钧的《二泉映月》(1973)和刘天华的《光明行》(1981)、《烛影摇虹》(1982)、《病中吟》(1987)等。以及日本、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印尼、泰国、缅甸、匈牙利、几内亚、古巴和美国等国家的民歌、民乐改编曲,均十分精美而各具特色。彭修文先生移植改编的西欧古典音乐曲目非常丰富,其中有柴科夫斯基《四小天鹅》(1957)、《欢迎舞曲》(选自哈哈图良的舞剧《加雅涅》,1962)、贝多芬《雅典的废墟序曲》(1978)、比才《卡门组曲》(1983)、《云》(选自德彪西的管弦乐《夜曲》,1983)、斯特拉文斯基《火鸟组曲》(1983)、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1984)、拉松《田园组曲》(1985)、《广板》(选自德沃夏克《自新世界交响曲》(1986)、拉威尔《鹅妈妈组曲》(1986)、

李斯特
《匈牙利狂想曲第2号》(1988)、
德彪西
《月光》(1988)、
埃内斯库

《罗马尼亚狂想曲第1号》(1989)、格林卡《卡玛林斯卡亚》(1989)、卡巴列夫斯基《柯拉·布留安尼序曲》(1989)、西贝柳斯《图内拉的天鹅》(1989)和莫扎特《G大调弦乐小夜曲》(1989)等。上述创作、改编、移植的曲目绝大部分都录制了唱片,并流行于海内外。由彭修文先生指挥的《春江花月夜》(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荣获1990年度中国唱片总公司金唱片奖,1992年彭修文先生被中国唱片总公司授予金唱片奖指挥特别奖。迄今为止,彭修文先生在创作、指挥录制民族管弦乐作品方面,成果之丰硕,贡献之巨大是无出其右的。

1996年8月,彭先生住院治疗肝病,医生禁止他工作。但先生以惊人的毅力在他逝世前9天,终于完成了他最后的乐章——《揭天鼓吹——香港节日序曲》。作曲家在总谱题词中写道:“为香港1997回归祖国而作。这个作品,酝酿到写谱,为时甚久。从8月初开始酝酿,考虑素材,8月初因肝病住院,10月上旬即进入写草稿阶段,由于几度闹病,总谱直至今日(12月19日18时)开始脱稿。总算了却一桩心事。仅以此祝贺香港回归,愿祖国繁荣昌盛,吉祥之光普照大地。”

左起:李西安、彭修文、李焕之、倪永震、刘文金、卞祖善





先生满怀爱国激情,呕心沥血谱写
的最后乐章乃是他为中国民族音乐奋
斗终生的“天鹅之歌”。他的逝世标志
着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个时代的结束。

1997年12月12日,中央电视台“音
乐直播厅”举行“中国民族音乐大师彭

修文逝世一周年纪念音乐会”。笔者作
为彭先生的生前好友,与阎惠昌、彭家
鹏轮流执棒,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
出了彭修文先生的《丰收锣鼓》、《月
儿高》、《乱云飞》等代表作,音乐会获得圆
满成功。当我看到阎惠昌、彭加鹏两位

指挥家对彭修文先生不同风格的作品
极其出色的诠释时倍受鼓舞。一代新人
英姿勃勃、才华横溢,中国民族音乐事
业后继有人。彭修文的名字将永远激励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音乐家奋斗前进! 

(1998年3月14日于汉口)

彭修文创作、改编及指挥录制的部分唱片一览

EMI CD-6084 《将军令》中国音乐名曲选 1980
EMI CD-6079 《二泉映月》中国音乐名曲选 1980
HK 8.880026 《不屈的苏武》二胡协奏曲
HK 8.880029 民族乐团演奏世界名曲《卡门》组曲、《火鸟》组曲、
《雅典的废墟》、《小步舞曲》等名曲 1982
CCD90-085 中国民族管弦乐系列 世界名曲(一)《图画展览会》
广州中唱 1990
CCD90-086 中国民族管弦乐系列 世界名曲(二)《G大调弦乐
小夜曲》广州中唱 1990
PHILIPS CD 422010-2 中国狂想曲 1987.5
PHILIPS CD 422012-2 中国音乐选粹 赛龙夺锦
福茂唱片 20006 彭修文作品专辑《秦·兵马俑》幻想曲 1988
SC-91-002 彭修文作品专辑《金陵》交响乐(1990作)深飞
1991
CCD-91/102 《春江花月夜》中国名曲(1) 中唱 1991
CCD-91/103 《彩云追月》中国名曲(2) 中唱 1991

CCD-91/131 《金蛇狂舞》中国名曲(3) 中唱 1991
HUGO HRP 762-2 《秦·兵马俑》雨果 1992
HRP 760-2 《将军令》雨果 1992
DECCA 23017 中国古典传统名曲专辑 1993
DECCA 20020 彭修文作品专辑 十二月(袁曲) 1993(获台湾作
曲金鼎奖)
ISRC CN-A09-93-307-00/A CJ 《阿炳诞辰一百周年精品
纪念》
BMG HK 74321-24316-2 舞台巨人 彭修文作品集 1994 之
一、之二
BMG HK 74321-27521-2 丰收锣鼓 彭修文作品集 1996 之三
BMG HK 74321-46318-2 中华文化声库系列 舞台巨人彭修
文早期录音回顾 1997
CCD-97/748 名人·中国·彭修文作品集 1997

(本资料由彭修文先生之女彭弘提供)

(上接76页)似乎略逊一筹。

同套唱片中收集的拉宾演奏的其它作品,可以说每一首都是不可多得的精美演绎。由于曲目繁多,这里不便一一评判,仅举几个例子以示说明:圣桑的《引子与回旋随想曲》和《哈瓦涅斯舞曲》是极为成熟的演奏。其中丰富的色彩、浓郁的抒情性和别致的法国风味,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拉威尔的《茨冈狂想曲》与帕尔曼的演奏同样精彩,其中个性化的体现十分充分自然。伊萨依和巴赫的《无伴奏奏鸣曲》,显示出了拉宾高超过人的双音及复调演奏技巧,其风格之纯正,色彩之绚烂,都堪称楷模与典范。而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和《西班牙舞曲》,则使拉宾显示出了揭示内心情感和表现丰富舞蹈节奏感的本领。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拉宾演奏的马

斯涅的小品《沉思》,以其用心灵歌唱的突出本领及令人心醉的甜美音色,赋予了这首著名的抒情乐曲以特有的迷人韵味,相信它足以使每一个聆听的人都情不自禁地落泪。除此之外,维尼亚夫斯基的《随想曲》、迪尼库的《霍拉舞曲》、肖邦的《夜曲》、德彪西的《极慢板》和帕格尼尼的《无穷动》等小品,拉宾的演奏都如同一件件小巧精美的工艺品一般,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人们听后留连忘返,赞叹不已。

拉宾的地位

20世纪的小提琴演奏艺术真是丰富多彩,群星争灿,从早期的克莱斯勒、埃尔曼、米尔斯坦、海飞兹、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梅纽因、斯特恩等人,到现在的帕尔曼、朱克曼、郑京和、克莱默、穆特等,其中每个人都是光辉灿烂的名

星。在这些耀眼的群星当中,拉宾应该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关于这个问题,他的老师加拉米安说得很好:“拉宾是我的所有学生中才能最高的一人,他是一位几乎没有缺陷的、近乎十全十美的小提琴家”。众所周知,帕尔曼、朱克曼和郑京和作为加拉米安的三大弟子,如今已成为世界小提琴演奏艺术中的“三驾马车”,他们共同拥有着至高无尚的地位。然而,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了这一点,那就是如果拉宾今天仍然健在的话,他或许,不,他将肯定成为世界小提琴演奏艺术中独占鳌头的人物,遗憾的是拉宾已经早逝,他只能作为一颗辉煌却又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中国歌剧芭蕾舞剧院交响乐团中提琴演奏家。)